

史通削繁

序

史通削繁卷二

言語

蓋樞機之發。榮辱之主。言之不文。行之不遠。則知飾詞專對。古之所重也。夫上古之世。人惟朴畧。言語難曉。訓釋方通。是以尋理則事簡而意深。考文則詞艱而義釋。若尚書載伊尹之訓。皐陶之謨。洛誥康誥。牧誓泰誓。是也。周監二代。郁郁乎文。大夫行人。尤重詞命。語微婉而多切。言流靡而不淫。若春秋載呂相絕秦。子產獻捷。臧孫諫君納鼎。魏絳對戮揚干。是也。戰國虎爭。馳說雲湧。人持弄丸之辯。家挾飛鉗之術。劇談者以譎誑爲宗。利

弄丸乃轉丸
之訛浦氏以

爲兼用宜僚
事謬也

口者以寓言爲主。若史記載蘇秦合從。張儀連橫。范雎反間以相秦。魯連解紛而全趙。是也。逮漢魏已降。周隋而往。世皆尙文。時無專對。運籌畫策。自具於章表。獻可替否。總歸於筆札。宰我子貢之道不行。蘇秦張儀之業遂廢矣。是以歷選載言。布諸方冊。自漢已下。無足觀焉。尋夫戰國已前。其言皆可諷詠。非但筆削所致。良由體質素美。何以覈諸至如鶉賁鸛鵒。童豎之謠也。山木輔車。時俗之諺也。蟠腹棄甲。城者之謳也。原田是謀。輿人之誦也。斯皆芻詞鄙句。猶能溫潤若此。况乎束帶立朝之士。加以多聞博古之識者哉。則知時人出言。史官入

此亦有見之
言若爲七子
發覆也然宋
人以語錄著
書究乖文章
之體而帝京
景物畧載元
碑以爲婦焉
此中固有持
平之道未可
一概拘之

記雖有討論潤色終不失其梗槩者也。夫三傳之說旣不習於尙書兩漢之詞又多違於戰策足以驗毗俗之遞改知歲時之不同而後來作者通無遠識記其當世口語罕能從實而書方復追効昔人示其稽古是以好邱明者則偏摸左傳愛子長者則全學史公用使周秦言辭見於魏晉之代楚漢應對行乎宋齊之日而僞修混沌失彼天然今古以之不純真僞由其相亂故裴少期譏孫盛錄曹公平素之語而全作夫差亡滅之詞雖言似春秋而事殊乖越者矣。唯王宋著書敘元高時事抗詞正筆務存直道方言世語由此畢彰而今之學者

皆尤二子以言多滓穢。語傷淺俗。夫本質如此而推過。史臣猶鑑者。見嫫姆多媿而歸罪於明鏡也。又世之議者。咸以北朝眾作周史爲工。蓋賞其記言之體多同於古故也。夫以枉飾虛言。都捐實事。便號以良直。師其模楷。是則董狐南史舉目可求。班固華嶠比肩皆是者矣。近有燉煌張太素。中山郎餘令。並稱述者。自負史才。郎著孝德傳。張著隋後畧。凡所撰今語。皆依倣舊辭。若選言可以効古而書其難類者。則忽而不取。料其所棄。可勝紀哉。蓋江革罵商臣曰。呼役夫。宜君王廢汝而立職。漢王怒酈生曰。監儒幾敗乃公事。單固謂楊康曰。老奴。

老奴寧馨二
語今亦覺其
雅矣子元之
說不其然乎

汝死自其分。樂廣歎衛玠曰。誰家生得寧馨兒。斯並當時侮嫚之詞。流俗鄙俚之說。必播以脣吻。傳諸諷誦。而世人皆以爲上之二言。不失清雅。而下之兩句。殊爲魯朴者何哉。蓋楚漢世隔。事已成古。魏晉年近。言猶類今。已古者卽謂其文。猶今者乃驚其質。夫天地長久。風俗無恆。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而作者皆怯書今語。勇効昔言。不其惑乎。蓋善爲政者。不擇人而理。故俗無精麤。咸被其化。工爲史者。不選事而書。故言無美惡。盡傳於後。若事皆不謬。言必近真。庶幾可與古人同居。何止得其糟粕而已。

呂相絕秦

左傳成公十三年

子產獻捷

左傳襄公二十五年臧孫諫君

納鼎

左傳桓公二年

魏絳對戮楊干

左傳襄公三年

弄丸飛鉗

文心雕龍

論說篇轉

九騁其巧辭飛鉗伏其精術尹知章鬼谷

序蘇秦張儀

受捭闔之術又受轉丸肱篋三章按弄

九兼用莊子

市南宜僚事鶉奔左傳僖公五年童謠

鬼谷子有飛

箝篇箝通鶉奔日丙之晨龍尾伏辰

均服振振取

號之旂鶉之賁賁鶉鶉左傳昭公二十

天策燉燉火

中成軍號公其奔鶉鶉五年文武之世

童謠有之曰

鶉之鶉之公出辱之鶉鶉之羽公在外

野往饋之馬

鶉鶉踈踈公在乾侯徵襄與襦鶉鶉之

巢往哉遙遙

稠父喪勞宋父山木左傳隱公十一年

以驕鶉鶉鶉

往歌來哭山木周諺有之曰山有

木工則度之

賓輔車左傳僖公五年諺所謂輔車相

有禮主則擇

之輔車依唇亡齒寒者其虞號之謂也

蟠腹

左傳文公四年睥其目蟠其腹原田左傳僖公

聽輿人之誦

日原田每混沌莊子天地篇子貢南遊

每舍其舊而

新是謀混沌於楚過漢陰見一丈人

方將爲圃畦鑿隧而入井抱甕而出灌搨搨然用力甚多而見功寡子貢曰有械於此鑿木爲機後重前輕挈水若抽其名爲樛爲圃者作色而笑曰吾聞之有機械者必有機事有機事者必有機心吾羞而不爲也子貢反於魯以告孔子孔子曰彼假修渾沌氏之術者也識其一不知其二治其內不治其外按渾

混裴譏孫盛

魏志武帝紀注孫盛魏氏春秋云答諸將曰劉備人傑也將生憂寡人臣松之以爲孫盛製書多用左氏以易舊文後之學者將何

取信哉且魏武方以天下勵志而用夫差分死之言尤非其類按裴松之王宋著書

王劭齊志宋孝王關東風俗傳枉飾

字世期唐諱世作少

虛名都捐實事原注如周太祖實名黑獺魏本索頭

梨狗子嚙斷索又曰

權權頭團樂河中狗子破爾苑

又西帝下詔馬齊神武數其罪二十諸如此事難可

棄遺而周史以爲其事非雅畧而不載賴君懋編錄

故得權聞於後其事不傳於北齊因而埋沒者蓋亦

多矣張太素唐書張公瑾傳子太素龍朔中東臺舍人

兼修國史著書百餘篇通志畧太素著北

矣

齊書二十卷隋書三十二卷隋後畧十卷郎餘令唐

燉煌張氏家傳二十卷又見史官建置篇

儒學傳郎餘令授霍王元軌府參軍事從父知年亦

爲王友元軌每日郎家二賢皆入府不意培塿而松

柏爲林餘令以梁元帝有孝德傳江革罵商臣左傳

更撰後傳數十篇改著作佐郎

元漢王怒酈生史記留單固楊康魏志王陵傳注魏

恭夏有器實兗州刺史令狐愚辟爲別駕與從事楊

康並爲腹心後愚與王陵通謀康固皆知其計康至

洛陽露其事太傅東取固問曰卿知其事邪令狐反

乎固故云無有康與固對相詰乃罵康曰老庸旣負

使君又滅我族顧汝當活耶初楊康自以白其事冀

得封拜後亦并斬臨刑固又罵康曰老奴汝死白分

耳何面曰樂廣衛玠晉書樂廣傳廣字彥輔與王衍

行地下也

樂稱首焉衛玠傳玠字叔寶風神秀異妻父卽樂廣

也時謂婦公冰清女婿玉潤按二傳俱無寧馨兒語

其語今見王衍傳衍總角造山濤濤嗟歎目

而送之曰何物老嫗生寧馨兒史通似誤

浮詞

張本字出杜
氏左傳註終
言亦杜氏註
文

昔尼父裁經。義在褒貶。明如日月。持用不刊。而史傳所
書。貴乎博錄而已。至於本事之外。時寄抑揚。此乃得失
稟於片言。是非由於一句。談何容易。可不慎歟。但近代
作者。溺於煩富。則有發言失中。加字不愜。遂令後之覽
者。難以取信。蓋古之記事也。或先經張本。或後傳終言
分布。雖疎錯綜。逾密。今之記事也。則不然。或隔卷異篇。
遽相矛盾。或連行接句。頓成乖角。是以齊史之論魏收。
良直邪曲。三說各異。周書之評太祖。寬仁好殺。二理不
同。非惟言無準的。固亦事成首鼠者矣。亦有開國承家。

美惡昭露而輕事塵黠。曲加粉飾。求諸近史。此類尤多。如魏書稱登國以烏名官。則云好尚淳朴。遠師少皞。述道武結婚蕃落。則曰招攜荒服。追慕漢高。自餘所說多類於此。案魏氏始興邊朔。少識典墳。作儷蠻夷。抑惟秦晉而烏官創置。豈關郊子之言。髦頭而偶奚假。奉春之策。著言無限。何其厚顏。又周史稱元行恭因齊滅得回。庾信贈其詩曰。號亡垂棘反。齊平寶鼎歸。陳周宏正來聘在館。贈韋夔詩曰。德星猶未動。真車詎肯來。其爲信宏正所重如此。夫文以害意。自古而然。擬非其倫。由來尙矣。必以庾周所作皆爲實錄。則其所褒貶非止一人。

此二段非論高士傳乃僭以言加減之不可輕易如前篇之引原涉葛龔耳三田誤以爲正文故疑其贅誤矣

咸宜取其指歸何止採其四句而已夫詞寡者出一言而已周才蕪者資數句而方浹案左傳稱絳父論甲子隱言於趙孟班書述楚老哭龔生莫識其名氏苟舉斯一事則觸類可知至嵇康皇甫謐撰高士記各爲二叟立傳全採左班之錄而其傳論云二叟隱德容身不求名利避遠亂害安於賤役夫探揣古意而廣足新言此猶子建之詠三良延年之歌秋婦至於臨穴淚下閨中長歎雖語多本傳而事無異說蓋鳧脰雖短續之則悲史文雖約增之反累加減前哲豈容易哉昔夫子斷唐虞以下迄於周剪裁浮詞撮其機要故帝王之道坦然

明白嗟乎。自去聖日遠。史籍逾多。得失是非孰能刊定。假有才堪釐革。而以人廢言。此繞朝所謂勿謂秦無人。吾謀適不用者也。

三說各異

原注李百藥齊書序論魏收云若使子孫有靈竊恐未挹高論至收傳論又云足以

入相如之室游尼父之門但志存實錄好抵陰私於

爾朱暢傳又云收受暢財賄故為榮傳多減其惡是

謂三說各異按北齊書暢雙名文暢二理不同原注

受金語在其弟文畧傳文亦不同

德菜周書元偉傳稱文帝不害諸元則云太祖天縱

寬仁性罕猜忌於本紀論又云渚宮制勝闔城弩戮

茹茹歸命盡種誅夷雖事出權道而用乖於德教是

謂二理不同按本注句復字脫多不成語今據周書

改首鼠史記灌夫傳武安侯召御史大夫載怒登國

正首鼠曰與長孺共一老秃翁何為首鼠兩端

名官魏書官氏志天賜元年欲法古純質每於制定官號皆擬遠古雲鳥之義諸曹走使謂之鳬鴨

取飛之迅疾以伺察為候官謂之白鷺取其延頸遠望自餘諸官義皆類此按登國道武初元舉以概後也少皞事道武結婚魏書崔元伯傳太祖曾引元伯見書志篇公主妻匈奴善之嗟歎者良久是髦頭晉書天文志以諸公主皆釐降於賓附之國髦頭晉書天文志耳也又為髦頭胡星也魏書天象志皇始元年奉春六月有星彗於髦頭是秋太祖啓冀方之地之策漢書劉敬傳上曰本言都秦地者婁敬婁者乃劉也賜姓劉氏拜為郎中號奉春君冒頓數苦北邊劉敬曰陛下誠能以適長公主妻之厚奉賂之彼知漢女送厚蠻夷必慕以為闕氏生子必為太子代單于豈嘗聞外孫元行恭周書元偉傳偉字猷道敢與大父抗禮者哉元行恭周書元偉傳偉字猷道高祖親戎東討偉為齊所執齊平偉方見釋偉性好虛靜政事之暇未嘗棄書初自鄴還也庾信贈其詩云云援猷道史通作周宏正周書偉傳偉字敬遠行恭豈牛宏本然耶周宏正志尚夷簡所居之宅枕帶林泉明帝號之曰逍遙公陳遣其尚書周宏絳父正來聘造負後請負至賓館宏正贈詩云云

卽絳縣老楚老漢書兩龔傳兩龔皆楚人也勝字君

見二體篇實舍字君倩世謂之楚兩龔王莽旣

篡國遣使者奉璽書卽拜勝不復開口飲食死有老

父來弔哭甚哀旣而曰嗟虘薰以香自燒膏以明自

銷遂趨而出詠三良文選曹子建三良詩攬歌秋婦

莫知其誰涕登君墓臨穴仰天歎歌秋婦

采書顏延之傳延之字延年獨酌郊野當其得意旁

若無人援秋胡詩有歲暮臨空房句所謂閨嘆也秋

胡事詳後亮脛則憂鶴脛雖長斷之則悲

品藻篇

敘事

一本無要字
簡而能要乃
非苟簡無要
字則語意不
完

論者以事增
文省爲新唐
書之失亦自
一理要之廓
清之功不可
沒也觀晉書
以下之燕襍
乃知之矣不
必過爲高論
動引公穀

夫敘事之體其流甚多。非復片言所能覩縷。今輒區分
類聚。定爲三篇。列之於下。夫國史之美者。以敘事爲工。
而敘事之工者。以簡要爲主。簡之時義大矣哉。歷觀自
古作者。權輿尙書。發蹤所載。務於寡事。春秋變體。其言
貴於省文。斯蓋澆淳殊致。前後異跡。然則文約而事豐。
此述作之尤美者也。始自兩漢。迄乎三國。國史之文。日
傷煩富。逮晉已降。流宕逾遠。尋其冗句。摘其煩詞。一行
之間。必謬增數字。尺紙之內。恆虛費數行。夫聚蚊成雷。
羣輕折軸。況於章句不節。言詞莫限。載之兼兩。曷足道

可如洪容齋
云二也

哉。蓋敘事之體其別有四。有直紀其才行者。有唯書其事跡者。有因言語而可知者。有假讚論而自見者。至於古文尚書稱帝堯之德。標以允恭克讓。春秋左傳言子太叔之狀。目以美秀而文。所稱如此。更無他說。所謂直紀其才行者。又如左氏載申生爲驪姬所譖。自縊而死。班史稱紀信爲項籍所圍。代君而死。此則不言其節操而忠孝自彰。所謂唯書其事跡者。又如尚書稱武王之罪紂也。其誓曰。焚炙忠良。剗剔孕婦。左傳紀隨會之論楚也。其詞曰。箠輅藍縷。以啓山林。此則才行事跡莫不闕如。而言有關涉。事便顯露。所謂因言語而可知者。又